

一，2008年搬進 LAguna Woods Village 時，發現這個人口不滿二萬人、美麗、舒適、和樂的小村莊確實是退休者最理想的人間天堂。興奮感動之餘，抱著「食好逗相報」的心情，不嫌譎陋，立即把這份喜訊，向各方同鄉介紹、分享。很高興，得到很好的反應，12年來，這裏的同鄉由數十人遽增到數百人，而且還在增長中。人到晚境大家能一起享受和樂、安祥、如意的生活是何等令人喜悅的事呀！

二，9月11日，對我來說不是吉祥日。20年前的這日，紐約「世貿中心」禍從天降，被恐怖份子用兩架飛機摧毀，造成死傷數千人，財物損失無數，其慘劇至今仍深植腦中不忘。而20年後的這日，我卻莫名其妙接到 Laguna Woods Village 辦公室 M 小姐寄來一張\$1,676.96 帳單，及兩封共 68 頁的說明書信。我異常震驚，馬上打電話問 M 小姐，我何事何時欠那麼多債，invoice, contract, receipt 何在？為什麼我一直不知情也一直沒有收到通知，又怎麼可以無中生有、巧立名目亂 charge？我的洗衣機性能一直很好，從沒發生問題，怎麼誣告是它惹的禍？漏的水？水管部分我從未改裝過，怎能全部栽贓到現屋主上？何況水管年久老舊是 LWV 應該維修！最後，請問帳單怎麼遲 1 年半後才發出？M 首先自衛說，她祇是據報轉告，沒有實際參加事工，然後左閃右避不針對話題回答，接著便滔滔不絕解釋一大堆規章條文，並強調 co-op 是合伙關係，雙方必須保持合作和好，…M 能言善道，講話輕柔又有耐性，我雖仍有餘怒未全消，卻對她受僱於人不得已的立場感到同情及諒解。可惜，她假冒偽善、推諉塞責的真面目慢慢顯露，我終於認清了她。原來武漢肺炎疫情惡化後，案件的當事人與審案的 Board Directors 已不再「庭上當面對質」，而改為非實體的 Zoom team meeting。她不但在她寄給我 68 頁的長信完全沒有提到這樣重要的資訊，並且在我們四、五十分鐘的談話中也始終沒有點出，最難理解的她似乎有意無意誤導我說改天我們在「庭上」見面。我從未上過 Loom 網路，聽說如果未出席就等於放棄申訴而認控了。當我知道這訊息後，幾乎每天打電話給她，但她從來不接，僅以錄音說，「一定在 24 — 48 小時內回音」，但我始終沒有得到她的回音。有人提醒我最好寫 e-mail, 因打電話或寫信都沒有證據可以被賴掉（這點確實是高人指點）。開會的時間是 9-24 的 9:05am，我於當天早上六點多及八點發二則 e-Mail 告訴她如因「妳的不理不睬，使我無法上 Loom 網路，妳必須要負全責。」約 8:50am, 我終於接到教我如何上 Loom 的簡訊。我因從未用過 Loom, 加上手忙腳亂，最後雖連結上了，但卻祇聽到聲音而見不到影象。（我是用 i-phone）因此，彼此見不到誰講話，證據也無法呈現。最糟糕的是，聲音吵雜常聽不清楚對方講什麼，並且講話常常被對方打斷。最令人生氣、痛心的是，我的話還沒講完，便祇聽說兩星期後會通知結果，便被截斷，結束了。

三，事後，聽童克難 **Board Director** 說，他曾問其他 **Board Directors, chargeable service** 不須經過事主的同意簽字可以嗎？合法嗎？可以不經事主的同意授權盜用 ID 卡#來替代簽名嗎？這法條何時生效？怎麼沒有討論、通過、公佈？結果，都沒有肯定、明確的回答。但不管如何，最後投票時，當場三 **Board Directors** 以二比一（主席不投票）否決我的申訴。我當然對這種不合法理的裁決很失望、痛心。所以，我決定循序上訴，便照 M 的話打電話給她問她程序，結果打了五、六天，至今沒有回答。她是用我們的錢聘她為我們做事，竟那麼囂張、目中無人，真是「飼老鼠咬布袋」。其他不知還有多少隻？

四，回想約二年前，有一次我家的水管堵塞，排水倒灌，兩廁之間的走廊地板淹濕了，我馬上擦乾，但一位像是工頭說，這還不行，必須要再吹乾。我指著狹窄的 **Hallway** 說上面是塑膠板而下面的水泥地，應沒 **water damage** 的問題。他說 **co-op** 房子不全屬屋主，所以，凡事不是屋主說的就算了。日後出問題是要負全責的。我懶得跟他爭辯，就直接問他費用誰付？他說他也不知道。我問那怎麼辦？他說很簡單，祇讓他擺一具電風扇吹「一天」就可以了。我想電風扇吹一天也不會貴那裡去，為免跟嚙嚙，我就准了他。不久，一個工人帶來一具圓形電風扇放在走廊的一端。他走後，我馬上開始後悔，因那電風扇不但舊又醜，吹起來吵聲又大，妨害安寧睡眠，放走廊上不但不雅觀，又妨礙行走。但想到祇放一天，便強忍下來。但一天過去了到了，竟沒有人來取回，打了幾次電話，都沒有人理。如此，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太太上廁所，沒小心絆到電風扇差點跌傷，我忍無可忍，打算第二天要興師問罪。就那麼巧，第二天有人來把電風扇取回，問他為什麼等那麼久，他竟然一問三不知。為防止血壓高升，祇好自認倒楣，就讓事情過去吧！那知一場風暴剛息，另一場，風暴再襲。原來，不久我接到通知，限期到辦公室付三百多美元的「風乾」服務費。（比租車還貴，簡直是詐欺、搶劫）我毫無選擇馬上提出抗訴。在一群威風凜凜的眾「判官」（即 **Board Directors**）我義正嚴詞地抗辯，也看到不少「同情」的認同，很有自信，正義一定站在我這邊。那知，幾天後接到通知，帳單祇減一半。有人安慰我說，我應感光榮又幸運，因我祇是受小傷，而不像其他許多同樣遭遇的人遍身鱗傷或壯烈成仁。的確，我聽過不少朋友、同鄉被欺榨而求救無門或全敗訴。我心裏頓感一陣寒慄，難道魔鬼的先鋒部隊一一詐騙集團，已闖進天堂村了嗎？

五，我們有一群十幾人的好朋友每週六上午定期會晤，分享資訊及生活感受心得。這次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案件，加上最近，因為在 **Channel 6** 上常看到有不少村民在 **Club 1** 及 **Club 5** 之間的 **El Toro** 路邊，舉標語並高喊對 **VMS(Village Management Service)** 的服務減少及管理不善，譬如居民因疫情而被禁閉蝸居太久太苦悶了，希望開放更多空間、活動…服務項目被裁減了，而每月會費卻未減少等等問題，因此特別邀請童克難先生蒞臨指導、分析。童先生首先指出，當有

事情發生時，我們這群少數族群的村民常因言語、心態、態度的障礙、畏縮、不團結而吃大虧。我們常抱著「聊錢消災」，得過且過、不知或不屑據理以爭，以致常成為別人的俎上肉。童先生覺得他在 **United Mutual Board Director** 孤掌難鳴，常明明有利的案件，卻陰溝裏翻船，非常可惜。「前車之鑑，後事之師」這次選舉他特結合了三個候選人：**Manual Armandariz, Azar Asgard** 及 **Reza Bastani**（每個人的名字都有「Z」）同盟以增加聲量及聲勢，希望大家支持。童先生指出許多候選人有學無識、花言巧語，裝腔作勢，不負責任，常選後置村民的權益於後，把私利放在前，以致怨聲載道。我們東方人數目雖少，個別組織如同鄉會、教會等卻蠻堅強，祇要放棄成見，彼此團結在一起，我們的力量是不能小覷的。

結語：在此，我祇是像小兵先吹哨，喚起大家的警惕。下次，有事時大家應該勇敢地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益，別像受驚嚇的鴛鴦不是一溜煙逃得無影無蹤，或把頭埋沙裏全不吭聲。「自己的權益自己顧」除非特殊情況，別人是管你「P事」的，頂多按按喇叭聲援而已。我們是來此，是享受平安、快樂的退休生活。我們心存「慈愛及寬容」，但絕不是來此自討苦吃或無辜受罪。

「貪婪」是人類最大、最普遍的罪行，許多人因抗抵不住，而同流合污，隨波逐流。我們必須像治癌那樣，在癌細胞未擴散以前消滅它，以維護我們平安快樂的天堂。